

惊险奇幻系列小说

蜘蛛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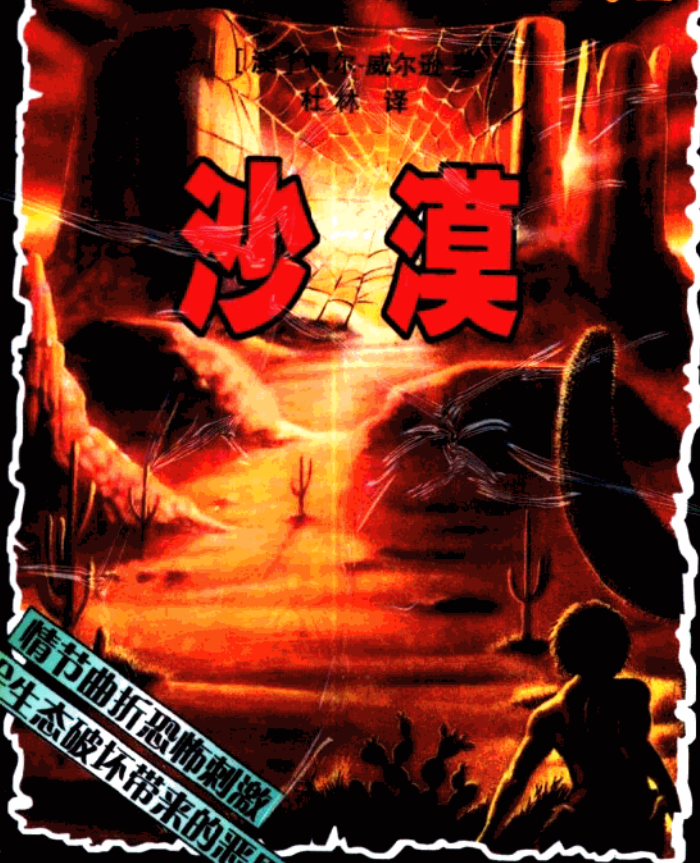
1

THE DESERT

[美] 威尔逊
杜林 译

沙漠

情节曲折恐怖刺激
描绘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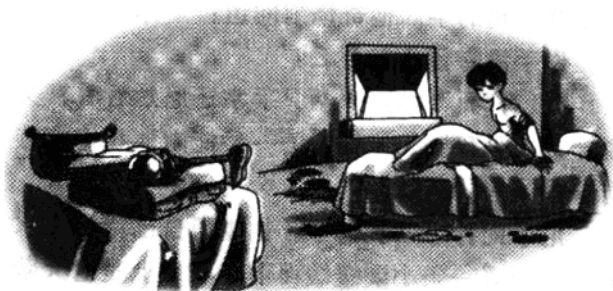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章

尼尔第一次苏醒过来时难受极了，嗓子里像吞下一柄烧红的剑似的，疼得要命，眼睛也一阵跳着疼。他想坐起来，可是，有一只凉凉的手按在他前额上，轻轻地将他推回到枕上去。疼痛立时减轻了许多。

他第二次醒来已是白天。房间里一片淡蓝色的柔光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，赤裸的手臂搁在被单外边。透过明亮的蓝色玻璃墙壁，可



以看到屋外开满黄色花朵的大树，斑驳的叶影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摇曳。

尼尔抬手摸摸喉咙，手指触到一层硬壳，才知道脖子给严严实实地裹在一种像陶土似的东西里面，用绷带固定住了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衣服被剥光了，思维镜也不在脖子上，便一下子惊得坐了起来；扭脸一张望，才松了口气：噢，衣服在床边一把椅子上放着哪！思维镜静静地躺在衣服上面，金属短棒也在那儿，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处。

门开了，赛丽玛走进屋。她看到尼尔醒着，脸上现出笑容：

“感觉好些了么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他仍然声音沙哑，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。

她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说话的声音像我爷爷一样。”说着在床边坐下，两只手放到尼尔颊上。她的手儿凉凉的，他立刻觉得舒服多了，喉咙的疼痛消褪下去——夜间醒来时那种凉凉的感觉，正是赛丽玛的手。他奇怪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弄的？你手里有什么东西么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她张开两只手掌让尼尔看看，又说：“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一种能力。我们家族有这种治病的天赋。”

尼尔的神志又恍惚了，他觉得自己漂浮在水面上，顺着一条小溪缓缓而下，头顶上是遮天蔽



日的繁枝茂叶。他的精神松弛下来，沉入了梦乡。

再醒来的时候，尼尔看见道根斯站在床边。窗子开着，听得见孩子们在喷泉边玩耍嬉闹的声音。道根斯身后，站着一位老人。老人被太阳晒黑的脸上皱纹纵横，深陷的眼窝里，一双目光锐利的灰眼睛正注视着他。老人身穿一件暗绿色的破旧长袍，像是用干苔藓缝制的；手里提一个同样颜色、同样质地的皮包。

道根斯说：“这位是西蒙。他是我们这儿的医生。”

尼尔冲老人点点头，问了声好。他的声音仍然嘶哑，好像嗓子眼儿里塞了一把干草叶子。西蒙医生表情莫测、炯炯有神的灰眼睛看了他一会儿，又握住他的手腕把了把脉。之后，将一只手贴在尼尔颊上。尼尔立刻感到一阵短暂的刺痛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又打开皮包，从里面取出一把短短的厚刃尖刀，小心翼翼地切开尼尔脖子上的石膏绷带。他在石膏上割开一个不太长、但很深的切口，再把石膏壳掰成两半。尼尔的皮肤接触到空气，凉嗖嗖的很不舒服。老人伸出食指，摸了摸尼尔的喉头，疼得他一下子皱紧了眉头。

道根斯焦急地问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还算幸运。要是再往右一英寸，他就完了。”西蒙嗓音低沉，带着很重的喉音，听起来好像在咆哮。



尼尔想看看自己的脖子。道根斯从梳妆台上找了面手镜，冲尼尔举着，让他看。尼尔瞧见，打磨得光溜溜的钢镜子里，自己的脸扭歪了，满脸都是疱疹；双眼充血，颊上布满了红色和紫色的瘀痕，好像是撞击后的瘀伤。喉头周围还有一圈儿黄黄紫紫的指头印儿。

尼尔问道根斯：“奥丁娜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们今天早上把她埋葬了。”道根斯答道。

“今天早上？”

“是啊。你前天就到了这儿，一直在发着高烧。”

西蒙从皮包里掏出个小玻璃药瓶，里面装着棕色的药水。“张开嘴，”他命令道。尼尔顺从地张开嘴巴，感觉到有几滴冰凉的液体滴在舌头上。“这药水会变热。闭上眼睛，别咽口水。”西蒙又嘱咐道。

果然，药水在口中弥散开，好像变成了一团火。慢慢浸润到喉咙后壁，嗓子疼得更厉害了。尼尔紧闭双眼，脑袋后仰，抵在靠垫上，强忍着才没有哼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疼痛慢慢转成暖暖的、很舒适的感觉，他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去，气管里火辣辣的疼痛也减轻了许多，一下子浑身都轻松了。他迷迷糊糊地说了句：

“这药真神奇啊！”

“这是豺毒，从大三角洲采来的。”西蒙说道。



尼尔立即睁开眼睛，问道：“你去过大三角洲么？”

“去过好多次了。”

“你能给我讲讲那儿的事么？”尼尔急切地说。

“当然可以呀。不过现在不行，你得休息。”西蒙一脸医生的严肃。

他们出去了，留下尼尔一个人。虽然现在他全身心都放松下来，剧烈的疼痛也变得似有似无、隐隐约约，睡意却溜得一干二净。他想起了奥丁娜，巨大的痛苦立即淹没了他。想起临去蜘蛛城之前两人最后的吻别，泪水止不住涌出了眼眶。他任凭泪水在脸上流淌，没有用手去擦。父





亲的死已经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但那时的痛苦是一个小孩子突然感到孤独无依时的悲哀。而现在的痛苦，则是一个成年人失去了他所爱的人所感到的悲痛。将这么美好的人儿葬入泥土，不啻是一种暴行，一种亵渎。足足有半个多小时，尼尔深深地陷入忧伤哀悼、悲观失望的情绪里不能自拔。怀着这种心绪，他对人生下了个结论：所有这一切都是个悲剧性的错误。那掌握我们命运的、看不见的力量，正带着某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轻慢注视着我们。这么一想，他更沮丧了，仿佛前面就是地狱之门。人生无聊的念头折磨着他，直到万念俱灰，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尼尔再一次睁开眼，是被赛丽玛叫醒的。她手里端着一只托盘，站在床边。看见他醒来，赛丽玛迷人地笑了。尼尔的心不禁怦怦乱跳了一阵。

“你看上去好多了。”她说道。

“是么？”

她举起一面镜子给尼尔照。尼尔看见，他的双眼不再充血，脸颊上的瘀痕也淡了许多。喉头周围的青紫斑痕已经转成棕黄色。

她坐在床边，将托盘放在尼尔膝上，说道：“试着吃点儿罢。”

他尝了尝清汤，发觉味道十分鲜美。而且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吞咽的时候，喉咙竟然没有再痛！只是吃那块涂着一层黄色奶油的棕色小圆面

包时，喉头被刮得刺痛了一阵，可饥肠辘辘，足以压过这点儿疼。尼尔慢慢吃着，饱腹使他渐渐舒适，早些时候的忧郁沮丧情绪一扫而光了。

他问赛丽玛：“蜘蛛围城的时候，你害怕了么？”

“当然害怕啊！有些人不害怕，因为他们相信甲虫能保护他们。可我是在蜘蛛城长大的，我知道它们的进攻有多危险。”

“蜘蛛围城的时候，甲虫是怎么阻止他们的？”尼尔又问道。

她很吃惊地说：“你不知道么？甲虫有意念力啊！我忘了那种力量该怎么叫了。总之，意思是它们把意念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张网一样的东西。”

“我明白。蜘蛛也这么干。可是，甲虫是怎么知道蜘蛛要来攻城的呢？”尼尔还是不明白。

“它们早就料到了。你们刚一离开甲虫城去蜘蛛城偷炸药，它们就知道蜘蛛肯定会来。”

“你认为蜘蛛还会再来么？”

她微笑着摇摇头，回答道：“噢，不会的。现在我们有‘收割者’了。”

“哦，你也知道‘收割者’？”

“当然知道了。每个人都知道。”她拿起托盘，又说：“你现在必须休息了。”

她关门的时候，尼尔又问道：

“别的气球上的人有消息么？”



“有的。他们全都平安回来了。哈斯脱的气球落到了河里，他们游上了岸。米罗还带回来一群孩子，是他在树林里遇到的。”

“什么孩子？”尼尔急忙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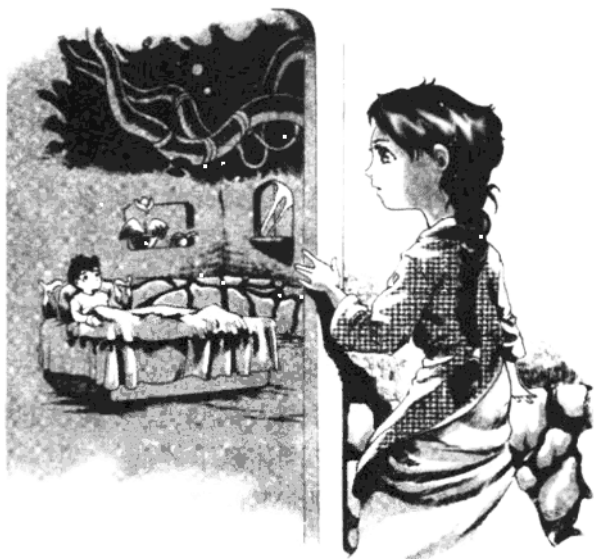
“从蜘蛛城里逃出来的孩子。”

尼尔的心又“怦怦”地猛跳起来，急急地问：“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么？”

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目光中充满了疑惑和探究：

“你的妹妹们不在其中。”

他吃惊地瞅着她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妹妹的事儿？”



她又神秘莫测地盯了他一眼，站起身走了出去，没有像前几次一样关上门。他凝视着她的背影，猜想会出现什么事儿。走廊里传来急急的脚步声，一个穿蓝色衣裙的姑娘出现在门口。

“道娜！”

尼尔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，一把抓住道娜的双手，她搂住他的脖子，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。他早已忘记了她温暖的嘴唇，这亲吻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赛丽玛转了回来，略含责备地对道娜说：

“你不能让他激动。他还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呢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保证不会让他激动。”道娜松开尼尔，尼尔回到床上重新躺下。道娜坐在尼尔床边床上，他们互相凝视着，微笑着，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又在一起了。

赛丽玛说道：“我一会儿再来。”便走出屋子，轻轻地关上了门。

尼尔急切地问道：“我的妹妹们怎么样了？”

她的笑容褪下去：“两天之前，她们被蜘蛛带走了。带走她们的指挥官说，要带她们去见母亲。”

“是爆炸那天的事儿么？”

“就是那天。在爆炸发生之前两小时。”道娜记得很准确。

这消息并非全然出乎意料。爆炸之前两小



时，正是他们和卡扎克谈判的时候。他的妹妹们已经被当成了谈判的一个条件。

道娜伸手摸摸尼尔的脸颊，说道：“我很抱歉。”

尼尔耸了耸肩膀，说道：“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。蜘蛛若是把她们当作人质，就很可能不会伤害她们。”他小心地关闭了心扉，阻止各种各样的担心与恐惧涌进心里。然后，问道娜说：“给我讲讲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

“爆炸响起来的时候，我正带着一帮孩子在屋外草坪上玩。大地抖动得吓人，我以为是地震——在底拉城的时候，我经历过一次地震，好些墙都倒塌了——所以，我告诉孩子们坐在地上，不要害怕。可是后来，蜘蛛们好像发了疯。真奇怪，它们乱跑乱撞，好像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——有一只蜘蛛甚至冲进河里去了。你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么？”道娜问道。

“我知道。蜘蛛们的心智是连成一体的。所以，它们当中有一个受到伤害，其余的就都会感觉到。临死蜘蛛的痛苦，在所有没受伤的蜘蛛的感受中都是一样的。可是，后来怎么样了昵？”

道娜答道：“黑烟遮天蔽日，天色变暗，孩子们全都吓得哭起来。儿童院里所有的窗户都震碎了，还好，没有人受伤。后来，指挥官们就都走了——她们把船弄走，渡河回蜘蛛城区去了。黑烟越冒越浓，我怕会给呛死，就让孩子们跟着

我，跑出来了。也没谁阻止我们。所有的大街上都没有人，也没有蜘蛛。我们就很顺利地跑到小山上去了。”

“那你们打算跑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去哪儿。我只是想逃出蜘蛛城。所以就一直跑呀跑的，结果就跑到郊外去了。后来，孩子们跑累了，也饿了。我们找到一个果园，看见里面有苹果树和李子树，还有一条小河，就停下来，休息了一个小时。后来有个孩子说他看见一个蜘蛛气球，我从树丛底下钻过去，跑到果园边上往外瞧，看见气球上有两个人——两个穿黄衣服的男人——知道他们是甲虫的仆人。我们一直看着气球降落在树林里。随后，我就带着孩子们穿过庄稼地，到了树林里。我们一齐大声喊叫，有三个人跑过来，找到了我们。后来，他们就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从那边到甲虫城，要走很远的路罢？”尼尔问道娜。

“不太远，可是走了很长时间，因为一路上都得提防蜘蛛袭击。田地里蜘蛛多极了。开头，我们还以为它们是在搜捕，后来，我们差点儿撞到一个蜘蛛身上——它突然从一棵树后面冲了出来——可它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，就跑开了。我猜它肯定是出了什么岔子。”

“那它哪儿不对头呢？”

“嗯——像发了疯似的乱走乱撞，也许是受



了伤罢？或者，是过于疲劳？”

门开了，赛丽玛往屋里瞧了瞧：“我想，你现在该让他休息了。”她对道娜说道。

“好罢。”道娜冲尼尔匆匆一笑，站起身走了出去。尼尔这才觉出自己确实是累了。他想仔细思考一下道娜说的这些事儿，可脑子怎么也不听使唤。于是，他心头充溢着道娜平安归来的欣慰，想着道娜的笑脸，轻悠悠飘进了梦乡。

尼尔做了个梦。他梦见自己乘着气球，在蜘蛛城上空飘飞。空气中有一股爆炸后的硝烟味儿，奴隶区着火的房屋里腾起一股股浓烟。城市被破坏得触目惊心：一个又一个街区夷成了平地，街旁的建筑全都成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碎砖瓦砾。市政广场和宽阔的草坪依然清晰平整，但市

政大楼已然倒塌，只剩下两堵残壁立在原地。往南看，兵营所在之处变成了一片汪洋，一条宽阔湍急的水道将大河与这片汪洋连接起来。



尼尔驾驶气球掠过兵营上空，看见混浊的棕色水面上漂浮着蜘蛛的尸体。

气球驶过大河上空，又紧贴着白塔边擦了过去。城区这一边的建筑大多完好无损，但街道上撒满了碎玻璃。飞近卡扎克的宫殿时，他从起落架的口袋里倾过身子往下瞧，想看看窗子里面的情形。就在这时，听到母亲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。他用两手扩在嘴边大声呼喊：“我在这儿！你在哪里？”母亲的声音回应道：“我在这儿，在卧室里！”她的声音如此清晰，好像只隔几英尺远。

尼尔一下子惊醒了，他环顾房间，期望看到母亲。天色已是黄昏，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。有一刻他泪如泉涌，心里悲哀失望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目光转向窗外，凝视着暗紫色的天空，突然感到了母亲的存在。他闭上眼睛，刚刚发送出一束意念波，就看见母亲盘腿坐在卡扎克宫殿中她的卧室里，也闭着眼睛在跟自己联系呢。母子两人的意念相遇了，尼尔接收到母亲和哥哥、妹妹的信息，他们一切平安。他放下心来，心里感到欣慰。可正当他要发送出自己的信息图像时，注意力却出现了波动，大脑陷入昏睡状态，联系中断了。他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。

片刻之后，道根斯出现在门口，他站在那儿，往里瞧着尼尔，问道：

“感觉好些了么？”



“好多了，谢谢！”

“能去参加一个会议么？”

尼尔的心沉了下去，问道：“又是一次委员会的召见么？”

“不——这次只是见一些人。可是我需要你的支持。”

“我的支持？”这话让尼尔大为惊奇。

“这次让我们去的，是州委员会会议——一种公民委员会。我听说委员会正在酝酿一项谴责我的议案。”

“事情严重么？”

“噢，是的。他们会命令我毁掉‘收割者’。”



“那可太蠢了！”尼尔急得叫了起来。

道根斯正要回答，门上呼起了轻轻的叩击声，赛丽玛走进屋子，手里擎着一盏特别亮的灯，房间里立即充满了光明。她把灯放在桌上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尼尔惊奇地盯着那灯，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灯？”

“一种简单的汽灯而已。这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。我的祖父在八年前发明了它，可是从来不允许我们使用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道根斯厌恶地耸耸肩膀，回答道：“爬虫们说，因为这算是一种机器。”

“它是怎么发光的呢？怎么会这么亮？”

“这儿装油，”道根斯拍了拍铮明瓦亮的球型底座，“有根压力管把油压上去送到油路里，再喷到这个瓷罩子上，就汽化了。很简单，真的。”

尼尔着迷地盯着汽灯。不仅仅由于汽灯的设计引起了他的兴趣，还因为它唤起了尼尔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。这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一个直觉的念头掠过尼尔的脑海：正像他的阅读能力一样，这些有关的知识也是斯蒂格主机装进他头脑里去的。想到这一点，他脑海中立即闪过一连串沉睡在记忆深处的知识。好半天，尼尔陷入了令他手足无措的双重意识和感受中，仿佛他的内在统一突然一分为二，变成两个他自己了。

道根斯伸手拉开一个抽屉，说道：

